

## 世间万象

# 踏秋淮水

陈琦

进入仲秋,天高气爽,阳光不再炙热,天空湛蓝如洗,映衬出霞光的清纯夺目。仿佛有一支隐形的巨笔,描绘着层次渐变,将秋天涂抹得色彩斑斓。恰如范仲淹《苏幕遮·碧云天》所描摹的:“碧云天,黄叶地。”

漫步淮水之畔,宛如踏入徐徐展开的秋景画卷,愈走愈美,让人沉醉。远眺舜耕山麓,满山的林木各显斑斓的色彩。红艳似火,那是枫叶在热情地舞动裙摆。澄黄如金,那是银杏叶在枝头摇曳生姿。笔挺的水杉那纤细针叶也趋向了金黄色。惟有苍松翠柏,坚守着它厚重的绿色,不作改变。赤橙黄绿青蓝紫,大自然的调色板在不同季节里,下笔轻重各异。却在秋季,浓墨重彩,尽显挥毫之豪情。

山脚下,一片片稻田在秋风中泛起金色的波浪,饱满的稻穗微低着头,仿佛在向大地母亲表达感恩。偶尔有几只白鹭从稻田中惊起,洁白的身影划过湛蓝的天空,为秋景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机。

侧视淮水,平静而深邃。秋日的阳光洒在水面上,呈现更多的是宽容。河面波光粼粼,像是无数颗细碎的钻石在闪烁。岸边的垂柳,叶子已经泛黄掉落;枝条在秋风中轻轻摇曳,宛如倚水梳洗少女的发丝……

河面上,上下水的驳船驶过,重船吃水深,空船吃水浅。一位在淮河上用船的“船把式”告诉我,现在的船基本上都在一千吨到两千吨,船身长,船体宽,动力强劲。船上生活设施一应俱全。就

这样,船民们还都是踏河上船,离岸入房,生活越来越好。那位“船把式”还说,这全靠淮河、长江、大运河的贯通,加之江淮运河的开通,构成了通江达海的水陆运输网。而水运的低成本又激发了船民的积极性。父子同船、世代跑运输的景象,在淮水上屡见不鲜。这除了传统使然外,淮水情结也是重要因素。身旁,一条驳船顺水平稳而下,船尾泛起犁耕式的层层涟漪。余晖下,我仿佛看到船老大手握舵机的坚毅与自信,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这动静相宜的画面,构成了淮河秋景独特的韵味。

漫步在淮河两岸的沃野,土地散发着泥土的芬芳,比春天耕种时多了几分成熟。耳边传来的,是秋风拂过树叶的沙声,是鸟儿的啾啾,是河水的潺潺

流淌。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,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一首美妙的交响曲。

秋情,藏在淮河两岸人们的生活之中。走进沿淮村庄,处处能感受到秋之丰硕。村旁,满树的柿子橙黄色,挂在树上在自然环境下熟透成烘柿,口感会更好些。田野里,农民们正忙碌地收割着庄稼,成片的玉米地,高高扬起的芝麻,黄澄澄的大豆,还有芋头、花生等,都在等待农民去收获。农人黝黑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有人说,这是淮河两岸特有的秋的表情,是大自然的馈赠,是农民辛勤劳作的见证。

淮水之秋,它既有秋景的绚丽多彩,又有秋韵的丰盈悠远,更有秋情的温暖动人。在这个秋天里,我在淮河畔留下了深深的足迹,也收获了满满的感动。

## 凡人心迹

# 对不起孩子,我该温柔待你

高会丽

站在校门口值班,老远就看见从车上下来的王啸和母亲在相互拉扯。不用问,又是犯了老毛病,不愿意独自进校园。

十三岁的孩子,站那比老师还要高出许多,咋还像刚入学的小毛孩子,次次都让父母送进校园、送进教室?

实在看不下去,上一周就提醒了家长:“爱孩子要有度,要在爱的基础上提出严格的要求,不能事事依着、顺着他,一定要锻炼孩子独立进校园的能力。”

这才好了几天,咋又故伎重演了呢?

还好,母亲信守着之前的承诺,站在车门前一动不动,只是手指着校门的方向,冲着王啸交代着什么。见实在无望,王啸才像一台小型压路机,左右摇摆着,缓缓踱进校园。

欣喜洋溢心中。看来,适时、恰当的教育,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。

继续着校门口的值班工作。直到预备铃响起,才收起值班本往教学楼的方向走去。可回转身的一幕,却惊到了我:将近半个小时了,王啸竟然还端坐在升旗台的台阶上纹丝不动。书包,被他孤零零地抛在台阶下。

爱,说在口头容易,落实到行动却有太多的力不从心。

强忍着心中瞬间窜起的无名火,尽量柔声细语劝导:“马上就要上课了,赶快进教室吧。张老师肯定在着急地等你呢。”原本以为不发火,好言相劝,再加上伸出热情相牵的手,他准会乖乖地站起,随我一同上楼回教室。可这孩子,仅仅拿眼睛“夹”了我一眼,就又低眉颌首,自顾自地玩起鞋带来了。

“王啸最听话,快跟老师一起进教室,要不就迟到了。”尽管还在力劝,可声调不由自主高出许多。

仿若拳头砸在棉花垛上。这一次,人家连头都不抬,更别说拿眼睛“瞄”你一眼了。

了解智障孩子们的性格,知道他们执拗起来九头牛都拉扯不过来。为防止“突突”怒火燃烧成更强更大的火网,只好电话联系班主任下楼领人。

见到张老师,我刚说完孩子情况,她便将我拽到一旁聊起有关孩子的事。

近期因家中生意忙,父母让他午托。这个从未离过父母视线的孩子,用行动抗拒:先是早间拒校,哄劝入校后又赖着不进教室。最后竟一周未吃午餐餐——满屋饭菜飘香,同伴“吧嗒”咀嚼声中,他便是咬牙强忍,对面前满是诱惑的饭菜一口不尝。这些连成人都很难做到的克制,他却以倔强的方式,捍卫着自己的心愿。

一切生命都有尊严,一切生命都有价值。

看着眼前的孩子,想象着他想说却无法言说,想表达却表述不清诉求的着急和焦灼,再想象这些孩子默默承受着周遭不解甚至轻视的目光,以及他们充满艰辛与磨难的成长历程,我心中的怨艾瞬时演变成同情和自责。

对不起,孩子。从今往后,在这片被特教之光照亮的厚土上,我愿将急躁淬炼成温灸,再想象这些孩子默默承受着周遭不解甚至轻视的目光,以及他们充满艰辛与磨难的成长历程,我心中的怨艾瞬时演变成同情和自责。对,让理解成为我们共用的语言,让尊重化作守护成长的铠甲,陪伴你们走过每个需要被看见的晨昏——现在,将来,永远。

## 凡尘一瞥

# 母亲的酵馍加辣椒

王茜

酵馍和辣椒,两种最简单的食物,组合在一起,成了我永远吃不够的念想。

瞧,母亲又坐在了案板前,开始准备老酵子了。

做老酵子需要发酵三次。母亲先往盆里倒入两杯温水,加入酵母粉搅拌均匀。然后加入玉米面再次搅拌,搅成稍微稠一点的糊状,搅好后用保鲜膜封住盆口,让它发酵约2小时,直到表面出现蜂窝状的小气泡。第一次发酵好了,往盆里继续加入半杯温水,一大勺的玉米面进行搅拌,这次搅拌得均匀细腻一些,接着用保鲜膜封住,再次发酵2小时。第二次发酵好后,这次不加水,直接加入玉米面,搅拌到稍微干一些的状态,看到盆里有疙瘩样的形状就可以了,然后继续让它发酵,发酵到上面有好多蓬松的小孔就好了。

发酵好的酵子有一股很浓、很酸的

味道,并不是很好闻。

母亲把发酵好的老酵子整理成一个个的小圆饼,摆放在盖帘上,平铺在阴凉干燥处晾干。

母亲说:“晾干的老酵子,掰开看一下,里面全是蜂窝状的样子”。晾干后母亲会把它们装进一个干净的瓶子里保存。

每次看母亲制作老酵子,总觉得繁琐得很,光是发酵就要重复三次。有一次,我实在忍不住了,便问母亲:“现在酵母粉这么方便,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老酵子呢?怪费力费时地。”“傻丫头,你不是说过去,自己蒸的馍就是好吃,天天吃也不腻。”母亲笑呵呵地说道。瞬间,我的眼眶湿润了。我无意的一句话被母亲记了很多年。

老酵子有了,接下来就要发面了。只见母亲拿起一块老酵子把它捏碎放盆里,倒入一碗温水搅拌化开,再次分

往盆里放入面粉,用筷子搅拌成略微黏稠些的糊状,多少个夜晚,我都看到母亲弯着腰把面盆放到床上靠暖气的地方。醒发一夜,第二天清早母亲便早早起来,察看她的面盆。好多次,我还在被窝里钻着,便看见母亲悄悄地对着面盆傻乐,她看到满满当当的面盆,里面全是蜂窝状,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她似乎已经闻到了香喷喷的麦香味。

面团发好后,母亲走路似乎也轻盈了许多。她又一次坐在了案板前。熟练地将发酵好的面团取出,揉搓排气,揉成光滑的长条,直接切成均匀大小的馍剂子,放到盖帘上,醒发约20分钟,看到馍剂子体积变大就可以上锅去蒸了。水开后,将馍剂子放入锅内,坐等30分钟,老酵子馍就可以出锅啦。

酵馍上锅后的工夫,母亲并不闲着。我从小爱吃辣,用现在的流行话来说叫“无辣不欢”,只要蒸酵馍,母亲便

会顺带泼一碗油泼辣子。那刚碾出来的新辣椒,还带着辣椒籽,再放点芝麻,用熟到八九成的菜籽油泼上去,再来点细盐。红彤彤的油泼辣子,泛着油亮的光,特别是泼油时,滚烫的热油与辣椒面碰撞,发出“嘶啦嘶啦”的那一刻,真叫人垂涎欲滴啊!

这万能的料汁已备妥当,等不及母亲把馍馍闻完,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,趁母亲转身放锅盖的那一秒,顾不得烫手,从篋子上掐走了一个馍。掰开热气腾腾的酵馍,夹一筷子泼好的辣子,合上馍捏紧,那辣油渗到馍馍里去,香气四溢,咬一口下去,满嘴流油啊!

母亲不厌其烦地做着她的老酵子馍,一如既往地为我准备油泼辣子,如今,食物种类繁多,但最受欢迎的往往是那些最简单的食物。母亲做的老酵子馍就上那一口油泼辣子,温暖了我的全身心,让我热血沸腾!

## 岁月留痕

# 一口老井悠悠岁月

苑广阔

村中央有一口老井,便是村中最老的老人,也说不清它到底是哪年,又是由谁打下的。它就在那里,仿佛与村子同生共长,又仿佛先村子而在,只是默然等待着人们傍它而居。青石井壁早被岁月与流水浸得墨绿,滑腻的青苔附于其上,更有几丛蕨菜,竟常年青翠,于幽暗中偷得一点生机。井口一圈大青石,被井绳经年累月地勒磨,已有了深深的沟痕,一道一道,如老人额上皱纹,镌刻着无字的年谱。

老井的水极好,清冽甘甜,向来为村里人所钟爱。炎夏时节,汲一桶水上来,水汽氤氲中自带一股清凉,饮之如飴,顿消烦渴。便是严冬,井水亦不结冰,微温地冒着白气,濡湿了打水人的衣襟。井中总有小鱼,细如柳叶,倏忽往来,似乎永远那般大小,不曾长成,亦不曾减少。它们在这方寸之间游弋了多少代,无人知晓,只见其影迹幽微,便是井水的活眼。

天就是再旱,别处的河塘见了底,裂出龟纹的泥土,这老井的水位却从未变过,不满不溢,不惊不扰,静静地泊在那里,如同一位沉默的智者,早看透了风雨晴旱不过是天地一瞬的表情。村里人倚重它,它也涵养着村里人,彼此间有一种无言的信托。

后来村中通了自来水,又有人在村头设了净水机器,哗啦啦流出所谓更洁净的水,于是往老井边来的脚步就稀落

## 心香一瓣

# 木格窗棂

梁永刚

对于从乡村阡陌、田畴茅舍走出来的人来说,哪怕再寻常不过的物什,只要一沾染上乡土的气息和木质的馨香,便有一种生命里的熟稔、亲切迎面扑来,生命之树丝丝缕缕的根系便延伸铺展开来。

行走在乡间,我总是莫名其妙地对那些上了年纪的老物件心生敬畏,譬如,那些蹲坐在乡村土墙上的木格窗棂,经历了岁月的风雨和沧桑,瘦骨嶙峋粗鄙简陋的木条早已光华不再,但木质的柔软和坚韧依然健在,风刀霜剑侵蚀后的印痕赫然在目。

质朴的木格窗棂,像极了质朴的农人,与沉重的木门、结实的门槛、粗壮的木梁,庇佑着庄户人家的冷暖,承载着一个家族的重量。在时间之外,我一个人静默地与木格窗棂对视着,悄然之中居然忽略了春色的降临、时光的流逝。

乡间的屋舍多开窗于前墙,屋后一堵墙则严严实实不留缝隙。窗是一格一格的木窗,居于门楣两侧,东西各一,如经纬交织的网,打撈着乡村日子的艰辛困苦;像土屋的一双明眸,温情地注视着一家老小。一年四季,唯有冬天的木格窗棂上蒙着一层草纸或者塑料布,其他季节都是空的,任凭自由的风穿进来,午后的阳光走进来,如水的月色淌进来,调皮的星星溜进来,就连那迷失了方向的麻雀偶尔也会扑闪着翅膀飞进来,一番惊慌失措后又从木格窗棂里逃离。

一座村庄悲欢离合的故事,是从一扇扇洞开的木格窗棂里演绎出来的。一个家族跌宕起伏的历史,镌刻在木格窗棂之上。老家堂屋有三间土屋,祖父祖母在世时住东边的一间。天气晴好的时候,祖母常坐在木格窗棂下梳头,一把掉了几个齿的木梳,梳走了她大半辈子的光阴。梳掉的头发,祖母不舍得扔,团起来塞进墙窟窿里,等货郎担进村了,

了。然而如我家一般的许多人家,仍旧固执地认准老井的水。别的不提,单是用这水熬粥,米粒便分外酥糯,白粥自带清甜,那是任何机器都点化不出的滋味。

村里人爱井,近乎一种本能。从没有人将污物抛入井中,偶有风雨携来落叶浮尘,若有人打水时看见,必会寻了长竿笊篱,细心捞净。这并非成文的规矩,却比任何规约都更深入人心。井边的老柳树,虬枝盘结,夏日筛下一地凉荫,冬日又漏下稀薄的阳光。这里成了村人天然的聚所,闲话桑麻,议论家常,所有的悲欢离合,都在井畔被说起,又被井水默默记取。

对于我们这些藉读书而离了山村的人,老井则渐渐化入乡愁之中。在外喝了各种的水,却总觉得不及故乡井水的清润。于是老井在回忆里愈发澄明起来,连带着井边的柳影、井壁的青苔、井中的小鱼,以及打水时井绳磨过石槽的细微声响,都成了梦中反复描摹的图景。

那口老井,依旧在村子中央,一如既往地涌动着甘泉。它见过一代代人降生、长大、老去,又见证着村庄的变迁。它不言不语,却涵容了一切。纵使将来某日,汲水之人尽去,它大概仍旧会静静地泊在那里,水不满不溢,映照着重天上的流云,一如它曾经映照过无数张面孔那样。

让我换花米团吃。

青砖灰瓦的房舍,搭配着古色古香的木格窗棂,一个冷峻,一个温暖,彰显着古典的美和质朴的纯。

旧时乡间,庄户人家的木格窗都是未经雕饰的,甚至一层漆都没有涂,素面朝天,天然示人,保持着树木的本色和生命的本真。春天和煦的风穿过木格窗棂,拂去了土屋内蛰伏一冬的慵懶散漫;夏天激情的雨飘过木格窗棂,荡走了角落里潜滋暗长的一地灰尘;秋天枯黄的叶钻过木格窗棂,捎来了原野里五彩斑斓的讯息;冬天纷飞的雪掠过木格窗棂,融化了绵绵不断的落寞时光。

屋檐在上,遮风避雨,如覆盖在头顶上的亭亭华盖,庇护着土里刨食的农人;窗棂在下,左顾右盼,如深陷在土墙里的深情眼眸,守望着琐碎庸常的日子。一年四季,木格的窗棂并不孤单寂寞,走个穿红的,来个挂绿的,身边从不缺少贴心知己的伙伴。门楣边,窗棂旁,黄龙般蜿蜒的玉米,热热闹火的辣椒,憨态可掬的蒜瓣,抑或是一柄倒挂在时间里的锄头,一把躺在岁月深处的镰刀,传递着二十四节气的深邃和奥妙,解读着乡村农谚的隐喻和密码,充盈着庄稼作物的灵动和厚重。

混迹于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,我惊诧于自己对陈年旧物的痴情。纵然在繁华都市里住上了过去羡慕不已的楼房,用上了美观敞亮的塑钢窗,我依然怀念乡村老屋的木格窗,以及窗棂里的慢时光。那饱经风雨的小小窗棂,是一帧历久弥新、生动鲜活的旧日镜像,更是一张纸发黄的家谱、村史,记载着一个家族、村落兴衰更迭和生死荣辱,镌刻着农耕岁月的春华秋实和风雨沧桑。

如今,老屋不在了,木格窗也消逝了,我只能在似水流年和思乡梦境里一遍遍念及木格窗棂的名字,追忆它的前世今生。



夕阳无限好 刘传君 摄